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識略第三

南齊劉懐珍為宋安城王撫軍司馬領高平太守時朝廷以桂陽王休範之事命中書舍人劉道隆宣旨以懐珍為冠軍將軍豫章太守懐珍曰休範雖有禍萌安敢便發若終為寇必請命奉律吞之今者賜使恐成猜迫

固請不就

裴叔業為屯騎校尉時後魏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為軍主征討太祖初即位羣下各獻讜言建元二年叔業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為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趑趄雍齊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跡事著前史頃世以來綏馭乖失地惟形勝居之者異姓國實用武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税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秦為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啟岷漢分

遣部戍皆配精力搜盜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既行民夷必服

周山圖為左中郎將時沈攸之事起世祖為西討都督啟山圖為軍副世祖留據盆城衆議盆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大衆致力川嶽可為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委山圖以處分事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

蕭頴胄為冠軍將軍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

兗州府事時後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勑顏胄拔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捲欲南渡顏胄以賊勢尚遠不即施行魏人亦尋退

戴僧靜為征虜將軍淮南太守時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世祖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啟曰巴東王年少長史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悞殺人有何大罪官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勑帝不答而心善之

李安民為中領軍先是宋泰始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已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為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帝納之故詔斷衆募

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都督益寧二州軍事時刼帥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絶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為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

勸善於是啟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甲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為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晳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遣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晳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曇晳還說顯達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

梁郴惲為冠軍將軍征東司馬時齊東昏未平士猶苦

戰憚上牋陳便宜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乃遵漢祖寬大愛民之義高祖從之

蕭景為信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時魏荆州刺史元志率衆七萬寇潺溝驅迫羣蠻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以蠻屢為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為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

栁忱為冠軍將軍時郢州平蕭穎胄議遷夏口忱諫以

為巴峽未實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心顏冑不從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為見幾

韋叡為輔國將軍既破魏小峴城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淝水親自表率頃之水通舟艦繼至魏初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表請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

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吴益巴𤲞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

羊侃爲將時侯景反逼城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欲出擊之高祖以問侃侃曰不可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此乃示弱非騁王威也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及交鋒朱异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

半
後梁尹德毅為將宣帝督初為梁王於襄陽置百官承
制封拜後周太祖令柱國于謹平江陵立督為梁主居
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乃置江陵防主統兵居
於城西名曰助防外示助督備禦内實兼防督也初江
陵滅梁元帝將王琳據湘州志圖興復及督立琳乃遣
其將潘純陁侯方兒來寇督出師禦之純陁等退歸及
口督之四年督遣其大將王操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

武陵南平等五年王琳又遣其將雷柔襲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藩乞師於督督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德毅說詧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惏罔顧弔民伐罪之義必欲肆其殘忍多所誅戮俘囚士庶並為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念其充餌豺狼見拘異域痛心疾首何日能忘殿下方清宇宙紹茲鴻緒悠悠之人

不可門到户説既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讐也誰與為國但魏之精鋭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事故若殿下為設享會因請于謹等為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果毅掩其營壘斬馘逋醜俾無噍類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即銓受既荷更生之恵孰不欣戴聖明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晷刻之間大功

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
願殿下恢宏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詧不從謂德毅曰卿
之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豈可背德若遽為
卿計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也既而合城長幼
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詧乃追恨不用尹德毅之言
以致於是

後魏莫題為幢將領禁兵道武之征慕容寶也寶夜犯
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栢津京師

不安南安公元順因之欲攝國事題謂順曰此大事不可輕爾宜審待後要不然禍將及順乃止以功拜平遠將軍賜爵扶栁公進號左將軍改為商邑公

張蒲為内都大官明元太常初丁零翟猛雀驅逼吏民入白𡾊山謀為大逆詔蒲與冀州刺史孫道生等往討道生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雀者非樂亂而為皆逼凶威強之耳今若直以大軍臨之吏民雖欲反善其道無繇又懼誅夷必并勢而距官軍然後

入山恃阻誑惑愚民其變未易圖也不如先遣使喻之使民不與猛雀同謀者無坐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等以為然且以奏聞明元詔蒲軍前慰喻乃下數千家還其本屬蒲皆安集之猛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蒲與道生等追斬猛雀首送京師

崔玄伯為周兵將軍時明元以郡國豪右大為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

明元乃引玄伯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元城侯元屈等問曰前以凶狡亂民故徵之京師而守宰失於綏撫令有逃竄今犯者已多不可悉誅朕欲大赦以紓之卿等以為何如屈對曰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為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法度不平必須蕩而更制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會於不能兩

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未晚明元從之又并州胡數萬家南掠河内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明元問羣臣曰胡寇縱暴人衆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誅則良民大受其害今既盛秋不可為此小盜而復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玄伯對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軍為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討之賊聞之必望風

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為威猛胡醜畏服諸將莫及明元從之遂平胡寇

陸俟為平西將軍安定鎮大將既至懷柔羌戎莫不歸附後遷平東將軍懷荒鎮大將未朞諸高車莫弗訟俟嚴急待下無恩還請前鎮將郎孤太武詔許之徵俟還京既至朝見言於太武曰陛下今以郎孤復鎮以臣愚量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太武疑謂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太武聞之大

驚即召俟問其知敗之意俟曰夫高車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為其上臣所以莅之以威嚴節之以憲綱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百姓讒臣為失專欲以寛恵治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期年無復上下然後狀之以威則人懐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太武笑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又以俟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長安鎮大將與高梁王那

擊蓋吳於杏城大破之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夫長安一都險絶之土民多剛強類乃非一清平之時仍多叛動今雖良民猶以為懼況其黨與乎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吳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也諸將咸曰今來討賊既破之獲其二叔惟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吳之悖逆本自天性今若獲免必誑惑愚民稱王者不死妄相

蝮動為患必大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頭猶能為害況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遺其類其可乎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更有所求遂去不反其如罪何俟曰此罪我與諸君當之高凉王那亦從俟計遂捨吳二叔與之及期吳二叔不至諸將皆咎於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俟之明略獨決皆此類也

源懷為車騎將軍性寛容簡約不好煩碎嘗語人曰貴

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伊馛為振威將軍太武之將討涼州也議者咸諫言無水草唯司徒崔浩勸太武決行羣臣出後馛言於太武曰若涼州無水草何得為國議者不可用也宜從浩言太武善之

劉潔為尚書令督諸軍取上邽時太武將發隴右騎卒

東伐高麗潔進曰隴土新民始染大化宜賜優復以饒實之兵馬足食然後可用太武深納之

盧淵字伯源孝文時除豫州刺史以母老固辭會齊雍州刺史曹虎遣吏請降孝文以淵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逕赴樊鄧淵面辭曰臣本儒生頗聞俎豆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惟陛下裁之軍期已逼孝文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為周魴耳陛下宜審之虎果偽降

楊昱為東南道都督時泰山太守羊侃以郡南叛侃兄

深時為徐州行臺州府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春秋貴之奈何以侃罪深也宜聽朝旨不許羣議

高閭為鎮南將軍孝文攻鍾離未剋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繈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為迎降戎卒實少兵

志稱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既寡東西懸凋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迴山倒海之威步騎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壘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剪枝竭流終不可絶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

固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繇於泗口
沂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蓄敵因先積之
資以拒水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
援實難忠勇須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
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
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為敵擒何者鎮戍新
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
也昔彭城之役既剋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

過數萬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既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渡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雒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

韓顯宗為右軍府長史征虜將軍太和末孝文南伐顯

宗統軍次赭陽南齊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齊人來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孝文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疋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天威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孝文笑曰如卿此勲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

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為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叅軍于忠領軍將軍烈之子宣武時為左中郎將領直寢元禧之謀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未知所之忠進曰臣世蒙殊寵乃心王室臣父領軍符留守之重計防過有在必無所慮宣武即遣忠馳騎觀之而烈分兵嚴備果如所料宣武還宫撫忠背曰卿差強人意賜帛五百疋邢巒為安東將軍大破梁兵宣武詔曰淮陽宿豫雖已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并勢摧殄可率二

萬之衆渡淮與征南掎角以圖進取之計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乗勝攻鍾離蠻表曰奉被詔㫖令臣濟淮與征南將軍犄角乗勝長驅實是其會但愚懷所量竊有未盡夫圖南因於積風伐國在乎資給用兵治戎須先計較非可抑為必勝幸其無能若欲掠地誅民必應萬勝如欲攻城取邑未見果得其利得之則所益未幾不獲則虧損必大蕭衍傾竭江東為今歲之舉疲兵喪衆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笑天下雖野戰非人敵守城

足有餘今雖攻之未易可剋又廣陵懸遠去江四十里鍾離淮陰界在淮外假其歸順而來猶恐無糧難守況加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軍士從戎二時疲弊死病量可知已雖有乘勝之資懼無遠用之力若臣之愚見謂宜修復舊城牢實邊方息養中州擬之後舉又江東之釁不患久無畜力待機謂為勝計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勑何容猶豫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經略之宜聽征南至要戀又表曰蕭衍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

除邊患斯繇靈贊皇魏天敗寇豎非臣等弱劣所能剋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螂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能為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屯兵蕭密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糧圍城者臣未之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為前戒豈容今者復欲同之今若往也

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卒自弊若遣使赴彼糧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氷雪取濟何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内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剋狀若其不得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迴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織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

說謂難何容強遣詔曰安東頻請罷兵遅迴未往阻異戎規殊乖至望士馬既殷無容停積宜務神速東西齊契秉勝掃殄以赴機會鑾累表求還宣武許之英果敗退時人服其識略

廣陽王深孝明時為殿中尚書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為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等諸軍退還朔州深上書曰邊豎搆逆以成紛梗其所藤來非

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殺之於是少年不得

從師長者不得游宦獨為匪人言者流涕自定咢伊雄邊任益輕唯庭滯凡才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縱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為此無不切齒增怨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申文求改鎮為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敢為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

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削平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西東部敕勒之叛朝廷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為大使欲復鎮為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復上言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不必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為後圖

臨淮王昌弟孚孝明時為尚書左丞蠕蠕主阿那瓌既
得反國其人大饑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
孚為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
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
時轉河東米糧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
斯即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牸牛產羊餬
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
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

肯從内若依臣請給賑新畜戀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悖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饑命懸溝壑供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顯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

服之情略可討論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之外攘纔收下策昔在京師常為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計前世苦之力未能致令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擴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叚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

計令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准昔成
謨略依舊事借以閒地聽使佃牧粗置官屬以示恩撫
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
詐疎不容反叛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
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
之志待降如受強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分割配
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
畜業布在原野戎狄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

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為費必大朝廷不許

李平孝明時為撫軍將軍時南徐州表云梁蕭衍堰淮水為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為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靈太后大悦引羣臣入宴勅平前坐孝明手賜縑布百段

楊椿為安東將軍初獻文世有蠕蠕萬餘戶附降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有一千餘家

大中大夫王忠高平鎮郎育等上表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詔許之慮不從命乃使椿持節往徙馬椿以為徙之無益上書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間者正欲悦近來遠招附殊俗以别華戎異内外也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土則走叛狐死首邱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退無藩衛之益徙在中夏

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為不可時八座議不從遂徙為
濟州緣河居之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渡河赴賊所在鈔
掠如椿所策又為雍州刺史椿遇暴疾頻啟乞解許之
以蕭寶夤代椿為刺史行臺椿過鄉里遇子昱將還京
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賢於蕭寶夤但其上佐
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
一失且寶夤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
於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

赴京稱吾此意以啟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還面啟孝明及靈太后並不信納及寳夤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椿父子所謗詔復除椿都督雍岐南豳三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討蜀大都督椿辭以老病不行

辛雄為司空長史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孝明欲親討以荆州為先詔雄為行臺左丞與前軍臨

淮王彧東趨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鵶路衍稽留未進彧師已次汝濆北溝求救彧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撲滅更為深害王秉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臣率義而行不待命者也彧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秉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彧軍令速赴擊賊聞之果自走散

辛纂為輔國將軍荆州軍司以禦齊將曹義宗會孝明
國喪或以對敵欲秘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
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
賀拔岳為雍州都督刺史時爾朱天光將率衆拒齊神
武遣問計於岳報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
合之衆豈能敵然師克在和但願同心戮力耳若骨肉
離阻自相猜貳則圖存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
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鋭師與軍合勢進可以克

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果敗

傅永為寧朔將軍中山王英之平義陽使司馬陸希道為露版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深賞之歎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

王思正孝武帝時為安東將軍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正可任大事拜中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正乃言於帝曰高歡之心行路所共知雒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

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禦萬夫且士馬精強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效若聞車駕行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十年間習戰陣勸耕桑脩舊京何慮不剋帝深然之及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

北齊魏蘭根初仕後魏為冠軍將軍岐州刺史從蕭寶夤討破宛川俘其民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

根辯曰此縣介於強虜皇威未接無所適從故成背叛
令當寒者衣之饑者食之奈何翦充僕隸乎盡以歸其
父兄
段韶為親信都督從高祖拒爾朱兆戰於廣阿高祖謂
韶曰彼衆我寡其若之何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
強者得天下之心爾朱狂狡行路所見裂冠毀冕拔本
塞源邙山之會搢紳何罪兼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
思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除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剋

哉高祖曰吾雖以順討逆奉辭伐罪但弱小在強大之間恐無天命卿不聞之耶答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朱外賊天下内失善人智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鬬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兆戰兆軍潰至世祖時以功封懐州武德郡公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閻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時突厥屢犯邊韶軍於塞下世祖遣黄門徐世榮齎傳齋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

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為相其實王也既以為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申明情理乃遽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弱如臣管見且外許之待後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既得母乃遣將尉遲迥等襲雒陽高昂為冀州刺史大都督時高祖平鄴别率所部領黎陽又隨高祖討爾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萬餘人共相參雜於意何如昂對

曰𢽾曹所將部曲練習久前後戰鬭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

杜弼以中軍大將軍為行臺慕容紹宗軍司文襄令陳政務之要可為鑒戒者録一兩條弼請口陳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盡美帝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别

韓賢初為爾朱度律帳内都督普泰初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屬神武起義度律以賢素為神武所知恐其變遣使徵之賢不願應召乃密遣羣蠻多舉烽火有如寇難將至使者遂為啟得停賢仍潛遣使人通誠於神武神武入雒爾朱官爵例皆削除以賢遠送誠款令其復舊

冊府元龜卷四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姚希慶

冊府元龜卷四百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識略第四

後周陸通為太祖夏州帳內督噴之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太祖憂之通以為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

王罷為驃騎大將軍鎮華州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

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專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繇周家小兒怯懦至此

韓果從太祖征討有功累遷都督果有權略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

裴寛為征虜將軍從防主韋法保向頴川解侯景圍景
密圖南叛軍中頗有知者以其事計未成外示無二往
來諸軍間侍從寡少軍中名將必躬自造之至於法保
尤被親附寛謂法保曰侯景狡猾不肯入關雖託欵於
公恐未必可信若伏兵以斬之亦一時之功也如曰不
然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
不能圖景但自固而已

赫連達為雲中刺史大都督儀同三司從大將軍達奚

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循拒守積時後乃送欵武問諸將進止之宜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誠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窮兵極武仁者不為且觀其士馬猶强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將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鬬則成敗未可知况行師之道以全軍為上武曰公言是也乃命將帥各申所見於是開府楊寛等並同達議武遂受循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保定初遷夏州總官三州五防諸軍事邊境

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

郭彦為工部中大夫從尉遲迥攻雒陽迥復令彦與權景宣南出汝頴及軍次豫州彦請攻之景宣以城守旣嚴卒難攻取將欲南轅更圖經略彦以奉命出師須與大軍相接若向江畔立功更非朝廷本意固執不從兼畫攻取之計會其刺史王士良妻弟董遠秀密遣送款

景宣乃從於是引軍闔之士良遂出降

李穆為并州都督沙苑之捷穆言於太祖曰高歡今日已喪膽矣請速追之歡可擒也太祖不聽

梁仲遵為車騎大將軍荆州刺史時梁司州刺史栁仲禮每為邊寇太祖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本圖仲禮不在隨郡如即攻守恐引日勞師今若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諸君以為何如仲遵對曰蜂蠆有毒何可輕也

若棄和深入遂擒仲禮和之降否尚未可知如仲禮未獲和為之援則首尾受敵此危道也若先攻和掐麾可克克和而進便無反顧之憂忠從之仲遵以計縣已出乃率先登城遂擒和仍從忠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将軍

長孫儉為行臺僕射荆州刺史時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睦内懐異計儉密啟太祖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其經略儉對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遠

湘東即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荆州軍資器械儲積已久若大軍南討必無匱乏之慮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乃謂僉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僉還州密為之備尋令柱國燕公于謹總戎征伐江陵平以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

于翼為大將軍總中外宿衛兵事及晉公護誅武帝召

翼遣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冢宰無君凌上自取誅夷元惡既除餘孽宜殄皆陛下骨肉猶謂踈不間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異姓非直物有橫議愚臣亦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

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徐州總管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

隋侯莫陳頴初仕周為開府儀同三司武帝時與豆盧勣

擊龍泉文城叛胡先是稽胡叛亂輙略邊人為奴婢至是詔胡敢有壓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為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頵謂勣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為亂耳大兵臨之首亂者知懼脇從者思降令漸加撫慰自可不戰而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為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羣胡感恩可得矣勣從之諸胡感悅爭來降附北土以安

王韶初仕周為車騎大將軍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

伊婁謙初仕周為車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引入內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為先謙對曰愚臣不足知大事偽齊僭擅跋扈不恭沉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

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側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少司寇拓拔偉聘齊觀釁

宇文忻仕周為驃騎大將軍武帝伐齊攻拔晉州齊後主親馭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之荒縱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鬬志雖百萬之衆實為陛下奉耳帝從之戰遂大克及帝攻

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為賊所窘左右皆殲帝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乘勝逐北以至於此致令偽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懐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遂拔晉陽

長孫晟開皇中為左勲衛大將軍持節護突厥染干於朔州奏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之内猶被雍閭

抄掠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横塹令處其内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心自安帝並從之復遣還大利安撫新附晟表奏曰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

里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利具渾斛薩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於磧右事畢入朝

賀婁子幹爲上大將軍開皇中吐谷渾寇邊詔子幹討之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塢勅子幹勒民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者凶寇侵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勿以爲懷今臣

在此觀機而作不得准詔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為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殘暴屯田疎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民不獲安秖可嚴謹斥堠豈容集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高祖從之

于仲文字次武高祖為丞相遣仲文為河南道行軍總管馳傳詣雒陽發兵以討檀讓時韋孝寛拒尉遲迥於

永橋仲文詰孝寬有所計議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遲迥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心必無二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為觀非尋常人也曰三善何為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别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

網者自可推何須别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潸泫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

來護兒為左翊衛大將軍遼東之役率師渡河至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趨平壤高麗震恐遣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煬帝許之遣人持節詔護兒旋師護兒集衆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

以我衆戰不日克之吾欲進兵逕圍平壤取其僞主獻
捷而歸荅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不許護
兒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閫外事合專決
豈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故
其宜也吾寧征得高麗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
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獲罪也
諸將懼盡勸還方始奉詔勑

蘇威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煬帝引

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聦明得不為患邪威曰粗疎非聦明者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勞役不止百姓思亂以微辭諷帝帝意竟不悟

唐李靖為行軍總管從趙郡王孝恭攻峽州蕭銑銑既降諸將咸請孝恭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死者罪狀既重請籍没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荆郢

宜宏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以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

尉遲敬德武德末為秦府副護軍從平隱太子巢剌王拜右武候大將軍時議者二凶左右百餘人並令籍沒唯敬德固執以為不可緣此獲免

契苾何力貞觀中為左領軍將軍與薛萬均征吐谷渾萬均先行為賊所攻兄弟皆中槍墮馬徒步何力將數

百騎突圍奮擊繇是獲免何力乃自選驍騎兵三千餘人襲破其牙帳渾主脫身以免俘其妻子還有詔勞軍於大斗拔谷萬均乃誹謗何力何力不勝憤怒挺刃而起欲殺萬均諸將勸止之太宗聞而責問其故何力言萬均敗衂之罪時太宗怒將解其官迴授何力何力固讓曰以臣之故而解萬均恐諸蕃聞之以為陛下厚蕃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又夷狄無知或謂漢臣皆如此輩固非安寧之道也太宗乃止後為葱山道總管因

至凉州省其母為薛延陀所執太宗許降公主以和何力繇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将軍太宗既許公主於延陀行有日矣何力抗表固言不可太宗曰吾聞天子無戲言既已許之安可中廢何力曰臣請延緩其事不謂總停臣聞六禮之内婿合親迎宜告延陀親来迎婦縱不敢至京邑即當使詣靈州彼畏漢必不敢來論親未有成日主既憂悶臣又携離不盈一年自相猜忌延陀志性狠戾若死必兩子相爭坐而制之必然之理太宗從之

延陁恐有詐伏竟不至靈州自後常悒悒不樂志一年而死兩子果爭各立為王

劉仁軌為帶方州刺史與熊津道行軍總管孫仁師都督劉仁願大破百濟唯賊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降先是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自蘇定方軍廻後鳩集亡散各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率其衆降仁軌諭以恩信令自領子弟以取任存城又欲分兵助之仁師曰相如等獸心難信若授以甲仗是資寇兵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謀感激之士

從我則成背我則滅因機立效在於此日不須疑也於是給
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其子走投高麗於
是百濟之餘燼悉平仁軌與仁願振旅而還詔仁軌代仁願
率兵鎮守
唐休璟為豐州司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
朝議欲罷豐州徙百姓於靈夏休璟以為不可上書曰豐州
控河遏賊實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列為郡縣田疇良美尤宜
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致使戎羯

交侵乃以靈夏為邊界貞觀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謐今若廢棄則河傍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豐州復存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吐蕃攻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文昌右相韋待價及副使閻温古失利休璟收其餘衆以安西土遷西州都督上表請復取四鎮則天遣王孝傑破吐蕃拔四鎮以休璟之謀也

任雅相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沮江道大總管雅相前後為將帥未嘗奏親戚故吏為傔從皆移所司

補授之謂人曰職無大小皆是公器豈以於身有便而
撓王法我懸是其下無濫受功賞者時人甚以此稱之
崔知温為蘭州刺史為黨項所圍將軍權善才率兵来
欲盡坑之以絶後患知温曰殺降不祥但溪谷深邃草
木幽蔚萬一變生悔將何及善才然其計分生口五百
人以與知温知温曰所論安危之道乃公道也豈圖私
利我固辭不受黨項懸是悉来歸附
張嘉貞為天兵軍使開元六年春入朝俄有告其在軍

奢僣及贓賕者御史大夫王晙因而劾奏之按驗無狀玄宗將加告者反坐之罪嘉貞奏曰昔者天子聽政於上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而後天子斟酌焉今反坐此輩是塞言者之路則天下之事無由上達特望免此罪以廣謗誦之道從之遂令減死自是帝以嘉貞為忠

李抱真為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於汾州抱真陷焉乃脫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迴紇所將朔方兵又勁憂甚召見抱真問狀因奏曰郭子儀領朔方之衆人多思

之懷恩欺其衆曰子儀為朝恩所殺詐而用之今復子
儀之位可不戰而克其後懷恩奔迴多如抱真策於是
遷殿中少監
叚秀實大歷中為涇原節度馬璘行軍司馬璘疾甚不
能視事請秀實為節度副使兼左廂兵馬使秀實乃以
十將張羽飛為招召將分兵按甲以備非常璘卒而軍
中行哭赴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非其親不居
喪側族談離立者捕而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

張景華謀作亂秀實乃送廷幹於京師徙珍及景華外鎮軍中遂定不戮一人

薛兼訓大歷中為浙東節度越州刺史兼訓奏曰臣所管義勝軍靜海軍共九千人請留一千人餘八千人並罷遣許之初濵海羣盜乗難而起會稽遂加置二軍兼訓以寇難已平將修撫循之政繇是有斯請也時議美之

渾瑊在奉天為行在都虞候時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

刺史戴休顔夏州刺史常春合率兵六千赴難將至
德宗召宰相盧杞關播與瑊及白志貞同議來路利害
瑊與志貞曰漠谷險隘必為賊所邀若取乾陵北過附
栢城而行便取城東北雞子堆下營與城中犄角相應
且分賊勢朱泚必不敢更於陵寢往來杞曰漠谷路近
若慮逆賊邀擊即此出兵應接取乾陵路過恐驚陵寢
瑊曰今朱泚圍城斬伐松栢以夜繼日驚動多矣况又
城中事危諸道救兵不至唯希全等率先赴難所繫不

輕若此軍得於雞子堆下營固守善地則朱泚可以計破杞曰陛下以順討逆豈同逆賊乎若令希全等此來即是自驚陵寢白志貞後贊其言帝重違之遂命取漠谷路丙子希全等軍至漠谷路果為逆賊邀擊奪據水口乘高以大弩巨石左右夾擊殺傷甚衆

馬燧為河南三城使李忠臣為淮西節度使各率所管兵次於鄭州討宣武李靈耀忠臣惶懼退屻鄭州士庶惶駭狼狽竄避皆趍東都城鄭州村落殆空忠臣將迴

營之淮西燧固執不可曰仗順討逆自當制勝何憚之有棄此功名也因激勵將士堅壁不動忠臣聞之因整營伍收合散卒信宿之間潰兵悉還軍聲復振燧後為河東節度初田悅新代魏博節度田承嗣統兵恐人不附已詐示誠款燧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備之悅果與淄青鎮州通謀初王武俊自魏州還兵雖去偽號而攻逼趙州觀察使康日知窘蹙欲棄趙州德宗用燧計欲令與昭義軍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而改授日知為晉

陽節度使日知未受命而二州已降又加潞晉磁隰節度潞又復讓二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之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帝嘉而許之潞乃遣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日知喜且過望

李晟為神策軍行營節度與李懷光同討朱泚懷光與泚通謀晟奏曰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也請以裨將趙光銑為洋州刺史唐良臣為利州刺史晟子婿張彧為劍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德

宗初納之未果行無何吐蕃請以兵佐誅朱泚帝又將幸咸陽總兵以復京師懷光驚駭且疑帝奪其軍謀爲亂益急及駕幸梁州變起倉卒百官從駕者什二三駱谷道險阻無供具帝因曰早從李晟言三蜀可坐致也興元元年晟之將復京師也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晟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出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當死節垂象玄遠吾安知天道至是謂叅佐曰前者公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士可用之不

可使知之嘗聞五緯盈縮無准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叅佐嘆曰非所及也

賈耽為滑州節度使貞元八年汴宋節度劉玄佐卒其子士寧為衆所署遣使通於王武俊田緒劉濟道出滑州耽以士寧未受詔皆留之不得渡河

郝忠節為尉氏領將貞元中宣武軍節度李萬榮疾病署其子迺為兵馬使迺令送大將李湛往尉氏伊婁說往封邱張伾往雍邱尋又令殺湛等其兩人皆死使至

尉氏忠節曰李湛是大將比日未聞愆過令兵馬使忽使人殺之未敢即奉命待更取尚書處分然後敢殺之是夜將校等逐李迺故湛得免死

李夷簡元和中自山南東道節度使移鎮西川先是韋臯作奉聖樂于頔効之作順聖樂相次進獻列於太常及夷簡居二鎮每見其尚奏公庭以為制禮作樂非諸侯事遂皆罷之謂賓從曰所以蓋前人之非為來者之誡時人稱其達識

李愬為閑廐使元和十二年冬討蔡州以愬為隋唐鄧節度唐鄧兵士摧敗之餘氣勢傷沮不敢言戰愬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陣不齊部伍偽告軍中曰朝廷以愬柔懦且使撫養爾輩至於戰伐非愬所知士衆皆悅繇是完緝器械陰計戎事

烏重胤元和末為横海軍節度使上言臣以河朔能抗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由刺史失其權位職分反使鎮將領事若刺史各得其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度使雖

有安禄山史思明之姦惡豈能據一州而反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不奉朝命者祇以奪刺史與縣令之守而自作威福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從之

孔戣元和末為嶺南節度使以清靜撫俗屬容帥楊旻桂仲武裴行立但欲生事夷獠以邀爵賞戣恬然鎮定不從其言旻等皆慙而止

裴玢貞元中為鄜坊都虞候節度使王栖曜卒中軍將

何朝宗謀作亂中夜縱火玢不救火遲明而擒朝宗發三司使按問竟斬朝宗

裴度為淮南節度使與宰臣王播等閣中奏對穆宗謂度曰劉悟拘囚監軍劉承偕如何處置度辭以藩臣不合議軍事帝固問之且曰劉悟負我我授以僕射近又賜絹五萬疋不念恩寵致使三軍欲索承偕殺之朕難處此事卿等以為何如度奏曰劉承偕在昭義恃寵驕縱臣盡知之劉悟在行營亦嘗有書訴於臣當時中使

趙弘亮在臣行營具見仍把劉悟書將去云欲自奏不知奏否帝云我不曾見且劉悟當時何不密將表來我與處置度曰悟武臣不知大體然臣竊以為劉悟縱有密狀陛下必不然處置且今日事跡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未能決豈有當時事未發明陛下肯為處置帝曰此事且休直言今日如何處置度曰陛下必欲收忠義之心使天下戎臣為陛下死節唯有下半紙詔書以任使不明致令承偕悖亂至此是我之過三軍何辜令劉悟

集三軍斬承偕則萬方畢命羣盜破膽天下更無事矣不如此雖與劉悟改官及賜物百萬亦無益帝俛首良久乃曰承偕朕不惜祇縁是太后養子今被囚拘猶未敢令太后知如此處置不得卿等更商量遂與王播同奏請配流遠處則必可出帝許之與劉悟詔責承偕令示三軍悟得詔月餘始放承偕歸帝始嗣位承偕頗恃勲寵度抗請加罪時以為難

李質長慶初為汴州都將時李㝏逐節度使李愿自為

留後質與監軍姚文壽同斬夰傳首京師而節度使韓充未至質權領軍汴州先有牙兵二千人皆日給饔餼物力為之損耗充將至質曰若韓公始至頓除二千人食物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必無以繼其食不可留難處之事以遺吾帥遂悉停日膳而後迎充

韓充長慶初為宣武節度使初李愿為其下所逐立都將李夰為留後充入汴州既安堵密籍部伍間得嘗搆惡者千餘人一日下令幷父母妻子立出之敢逡巡境

內者斬自是軍政大理汴人無不愛戴充雖內外皆將家素不事豪侈常以簡約自持臨事又頗能決進取亦可謂有識略矣

李光顔為忠武軍節度使長慶二年討王庭湊命光顔兼深州行營諸軍節度使光顔既受命而懸軍討賊艱於饋運朝廷又以滄景德棣等俾之兼管以其隣賊之郡可便飛輓光顔以朝廷制置乖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即前功悉棄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

表祈歸鎮朝廷果討賊無功而赦廷湊

王智興初為徐州裨將青州李師道拒命智興領偏師破賊姚海等三萬衆獲美妾一人殺以徇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遂連破賊軍

李載義為河南節度使時回鶻每遣使入朝所至強暴邊城長吏多務茍安不敢制之以法但嚴兵防守虜益驕悍或突入市肆暴橫無所憚至是有回紇將軍李暢者曉習中國事知不能以法制馭益加驕恣鞭撻驛吏

貪求無已載義因召李暢與語曰可汗使將軍朝貢以固舅甥之好不當使將軍暴殘中華今朝廷饔餼至厚所以禮蕃客也苟有不至吏當坐死若將軍之部伍不戢凌侮上國剽掠廬舍載義必殺為盜者將軍勿以法令可輕而不戒勵之遂罷防守之兵而使兩卒司其門虜知其心為下無敢犯令

李聽為滑州節度使王庭湊復違朝㫖再命聽以全師屯貝州路縣魏城史憲誠懼其襲已裹甲郊迎候吏密

以告聽乃命兵士亟刅稾丐休於野次魏人遂安

後唐葢寓武皇裨將封成陽郡公寓性多智數武皇性嚴急左右難事無委遇者小有違忤即寘於法唯寓承顔希旨窺其趣向婉辭順意以盡紓裨武皇或暴怒將吏事將不測寓欲救止必佯佐其怒以責之武皇怡然釋之有所諌諍必徵近事以為喻自武皇鎮撫太原最推親信中外將吏無不景附

李存進為振武軍節度使天祐十六年梁軍據上流夾

河而軍建浮梁以濟兵王師日以船渡緩急難進存進率意欲為浮梁將吏曰浮梁須竹笮大緪河朔無之難以卒成存進曰吾成筭在心必有所立乃織葦為笮維大艦數十艘岸立巨木築土為山以笮縈之初軍人以為戲不踰月橋成制度條直風波凌澌不能壞衆皆服其勤智

霍彥威為平盧節度使天成末上言中山作叛故是小瑕不足有煩聖慮請北面不在急攻破之非久明宗然

之
康義誠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時契丹直
初自夏州軍旋詔令與虜使相見義誠奏曰戎虜狡惡
不可以信待之邊人陷虜者數萬朝廷差使虜廷不曾
得見一人奈何令此輩交語無益於事乃止
王晏球為宋州節度使天成二年授北面行營副招討
以兵戎滿城是歲王都據定州叛命晏球攻之晏球圍
城既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賊壘堅峻但食三州租

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彼自當魚潰帝然其言晏球能與將士同其甘苦所得賜禄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筵宴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服其年冬平賊自初至於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歡心物議以為有將帥之略以功授天平軍節度使

晉張希崇先陷虜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部提舉使天成初為平州節度使盧文進南歸契丹以希崇繼其任遣腹心總虜騎三百以監之

希崇莅事數歲虜主漸加寵信一日登樓私自計曰昔班仲叔西戍不敢擅以承詔故也我今入關斷在胸臆何恬恬於不測之虜而自滯耶乃召漢人部曲之翹楚者謂曰我陷身此地飲酪被毛生不見其所親死為窮荒之鬼南望山川度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下沾襟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虜衆何希崇曰候明日首領至牙帳則先擒之虜無統攝其黨必散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待報至徵兵踰旬方

及此則我等已入清界深矣何用以小衆為病衆大喜是日希崇於郡齋之側坎隙地貯以石灰明旦首領與羣從至希崇飲以醇酎數鍾既醉悉投於灰穽中斃馬其徒營於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奔去希崇遂以管内生口二萬餘南歸唐明宗嘉之授汝州防禦使

高行周仕晉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鄆州節度使李彦韜為侍衛都虞候可否在已晉王莫不聽從行周雖典禁兵心遊事外退朝歸第門宇蕭然賓友過從但引滿

而已屢求還鎮初未允從後彥韜馮玉委用轉深欲擅權勢故許行周歸藩

冊府元龜卷四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清儉　正直

清儉

夫儉則固以約失之者鮮皆先儒之格訓也若乃本兵柄司戎重萬旅之所稟令天子之所注意乃能敦尚廉節率循清素靡思治産匪念殖貨奉養無事於華侈貨

貨罔致於餘羨斥去賂遺不染膏潤貞規内立英風外馳用能震動乎殊鄰鎮靖乎方面卒秉懷服邊夷愛慕樹風聲於當世延寵遇於時主載美方牘流於無窮西漢而下葢不乏其人矣

漢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廣歴七郡太守前後三十年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産事

辛慶忌為左將軍居處恭儉飲食被服尤節儉

後漢鮑永初為更始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雖為將率

而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常衣皂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

吴漢爲大將軍但脩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塟小墳不作祠堂

祭遵爲征虜將軍所得賞賜輙盡與吏士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緣或作綵

李恂爲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

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疋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威化大行

魏滿寵為征東將軍以老徵還遷為太尉寵不治産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

馬

趙儼為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中以老疾求還徵為驃騎將軍故事西征有官厨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乂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嘗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邪遂不取

胡質為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性沉實內察不以其節簡物所在見思嘉平初薨家無餘財唯有賜

衣書篋而已軍帥以聞追封陽陵亭侯邑百户

田豫為護鮮卑校尉鮮卑素利等數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為前所餉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襃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疋豫得賜

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後為護匈奴中郎將幷州刺史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嘗貧匱雖殊類咸高𥡴節

蜀董和漢末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為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擔石之儲

鄧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於取素儉脩然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

財

吴朱然為左大司馬右軍帥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

魯肅為橫江將軍性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

好

陳表為偏將軍北屯章阬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

將欽為津右護軍典領辭訟大帝嘗入其室內母疎帳

縹被妻妾布裙帝嘆其在貴守約即勅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綉

鍾離牧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

晉王沈為驃騎將軍素清儉不營產業

應詹為南平太守鎮南將軍督五郡軍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

周顗為護軍將軍王敦搆逆被害敦使繆坦籍顗家收得素簏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

桓温為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温性儉每讌唯下七奠柈茶果而已

桓冲為鎮武將軍督荆江十郡軍事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

前燕皇甫真為奉車都尉後入為典書令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

楊裕為慕容皝大將軍左司馬性謙恭清儉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

宋宗懿為振武將軍破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懿一無所取衣櫛蕭然文帝甚嘉之

劉懷慎為護軍將軍禄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卒謚肅

侯

南齊劉善明為征虜將軍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刻削及卒家貧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太祖聞其清貧賜其子滌葛塘屯穀五百斛

周山圖為寧朔將軍淮南太守盜發桓温塜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

梁韋叡為護軍將軍所得禄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

陳慶之為南北司豫州都督性祗慎衣不紈綺不好絲

竹

馮道根為右衛將軍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脩墻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

後魏李順為左軍將軍征統萬赫連昌昌出逆戰順督勒士衆破其左軍及尅統萬太武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太武善之

張黎為鎮北將軍與樂安王範濟南公崔徽鎮長安清

約公平甚著聲稱當代去之日家無餘財

王肅為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清貞好施簡絶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

司馬楚之為雲中鎮大將軍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

楊固為前軍將軍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家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具棺歛焉

史寧為涼州大都督破獠甘衆所得軍實悉分賞將士

寧無私馬

北齊元景安為左右大將軍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突厥强盛慮或侵邊仍詔景安與諸將等率軍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文宣帝聞之遣使推簡同行諸人贓汙狼藉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之乃詔有司以所聚斂贓絹五百疋賜之以彰清節

辛術為淮南經略所部郡守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

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

邢劭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若此可謂異代一時

後周長孫澄為驃騎大將軍操履清約家無餘財太祖嘗謂曰我於公間志無所惜公有所須宜即具道澄曰澄自頂至足皆是明公恩造即如今者實無所須

裴尼初仕西魏為通直散騎常侍從于謹平江陵所獲軍實謹恣諸將校取之餘人皆競取珍玩尼唯取梁元

帝素琴一張而已謹深嘆美之
唐瑾為元帥府長史從于謹平江陵及軍還諸將多因
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
白文帝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帝初不信之
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簡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嘆曰
孤知此人二十年許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簡視
恐常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
此也

賀蘭祥為驃騎大將軍荆州刺史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産所出多諸珍異時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祥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之

王思政為驃騎將軍以勤王為務不營資産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菓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何事産業命左右拔而去之故

身陷之後家無當積

赫連達為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

王羆為驃騎大將軍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為設食使乃裂其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

之使者愕然大慙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罄當時服其清潔

司馬裔為大將軍性清約不事生産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停無所詔為起祠堂焉

蔡祐為大將軍性節儉所得祿皆散與宗族死之日家無餘財

梁椿為中堅大將軍雅好儉素不營貲産時論以此稱

馬

隋韋師為兵部尚書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犯稱為清白

唐羅士信為新安道行軍總管使圖王世充士信凡所虜獲悉分士卒以此為常身未甞自取

屈突通為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著自終始名下定不虛也特賜金銀六百兩綵物一千段

李大亮為左衛大將軍雖位望通顯而居處卑陋衣服儉率死之日家無珠玉以為含唯有米五石布三十疋

阿史那杜尒為右衛大將軍貞觀十四年伐髙昌杜尒為行軍總管髙昌平諸人咸即受賞杜尒以未奉進止秋毫無所取及降别勑然後受之及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還太宗美其亷慎

段秀實為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竊財退公之

後端居静慮而已

張孝忠為義武軍節度使貞元二年河北蝗旱米斗一千五百文復大兵之後民無蓄積餓殍相枕孝忠所食豆䴹而已其下皆甘粗糲人皆服其勤儉孝忠為一時之賢將也

盧羣為鄭滑節度使羣先寄寓鄭州典質得良田數頃及授節度各以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還本主時論稱美

裴玢自鄜坊除山南西道節度使玢武臣清心苦節蔬食敝衣居處纔避風雨故遷授大鎮

李愬西平王晟之子也為昭義軍節度使除太子少保歸東都卒其兄弟皆營搆以相矜誇愬六遷大鎮所處先人舊宅一所而已

辛秘為昭義軍節度使久歷重任無豐財厚產為時所稱

王廷湊為成德軍節度使性至勤儉退食燕居布衣木

器而已婢妾之數掌事者留楫無累䄂庭有芳草類寒素士大夫也

後唐郭崇韜為中門副使天祐中李存審旣收鎮州遣崇韜閱其府庫或以珍寶賂遺一無所取但市書籍而已

晉李德玩為廣晉尹再領荆州卒於鎮德玩所治之地雖無殊政然以寛恕及物家無濫積亦武俟之亷者

梁漢顒為威衛上將軍漢顒雖起於行陣植性温厚軍

政之暇不倦接納歷數鎮家無餘積亦武臣之廉者

正直

易之述中正詩之紀司直葢夫為人臣者未有不據直守正而能納君於善身享令名焉若乃居將帥之任總師兵之要入侍階戟出開幕府而能面折廷諍不為從諛中立守道不畏強禦唯公家是利唯王室是念姦邪不能回其慮權嬖不能誘其衷持謇謇之正論保惓惓之亮節臨難有守遭事不變斯葢忠精感發懿行惇固

志隆於體國義存於軌俗勁正無撓誠信不欺固足以為明王楨幹之臣協風人爪牙之詠者也

漢季布孝惠帝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太后嫚謂詞語褻汚也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阿曲也曲從其意以噲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謾欺誑也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痍傷也瘳差也噲又

面訣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懼太后罷朝遂不復議匈奴事

趙充國為後將軍神爵元年春討叛羌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帝乃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更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其秋充國病帝賜書曰制

詔後將軍聞苦脚脛寒泄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恐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鋭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强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

之身不能自保繡衣謂御史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言預防之可無今日之寇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曰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沮壞也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為耿中丞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糴三百斛穀羌人不敢動矣預儲糧食可以制羌耿中丞請糴百萬斛迺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揺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

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言倘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以死守之

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其後討叛羌振旅而還所善

浩星賜迎説充國浩星姓賜名也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

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議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

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

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

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

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

復言之者辛以其意對也辛終帝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

後漢蓋勲為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勲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勲帝又謂勲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勲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

皇甫嵩為左將軍中平五年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梁州賊王國於陳倉明年卓拜為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

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

張奐獻帝時為度遼將軍其為將帥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疋奐惡卓為人絶而不受

朱儁為城門校尉遷河南尹董卓擅政以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議移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使者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

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所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初不聞其計事屬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董卓具為臣說使人不能屈繇是止不為副卓後入關留儁守雒陽儁以河南殘破乃東屯中牟及卓誅郭汜李傕作亂儁猶在中牟陶謙與諸豪傑共推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奉迎天子會李傕用太尉周

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且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濯徵復為太僕謙等遂罷

魏楊沛初仕漢為護羌都尉建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時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黄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黄門與吏爭言沛問黄門有疏邪黄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

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為幸矣繇是聲名益振

李典為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吳大帝率衆圍之遼欲出戰典遼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豈敢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吳軍

徐晃文帝時為右將軍嘗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効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援

杜恕齊王嘉平初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為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繇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初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向示委曲奉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

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
善意更堕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秉桴耳不
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
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刳心着地正與數斤
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説程征北功名宿著
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
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
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

之是邪是僕諂也呼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為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為庶人徙章武郡

蜀龐統為軍師中郎將從先主入蜀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廵引退先主尋

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

宗預後主景耀中為鎮軍大將軍領兖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所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

吳虞翻為騎都尉時魏將于禁為蜀將關侯所獲繫在城中大帝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帝乘馬出引禁併行

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帝呵止之

朱績字公緒為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

顧悌為偏將軍大帝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

留贊為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嘗規諫好直言不阿旨

大帝以此憚之

晉解系為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氐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氐羌不從

周馥惠帝時為鎮東將軍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厲然越深憚之

車胤孝武太元中為護軍時王國寶諂於會稽王道子

諷八座啟以道子為丞相加殊禮肩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宜爾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肩意

梁章叡為護軍將軍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他日

後魏周幾為寧朔將軍鎮河南嘗嫌奚斤等綏撫關中

失和百姓不附每至言論形於聲色斤等憚焉

楊固為前軍將軍剛直雅正不畏強禦

東魏劉貴為行臺僕射獨孤如願於雒陽貴嚴斷濟務有益機速性峭直攻訐無所迴避故見賞於時

隋高熲隨晉王伐陳為元帥長史三軍諮禀皆取斷於熲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伐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令斬之王甚不悦

唐尉遲敬德太宗貞觀中為右武候大將軍素抗直不

能容人之非每見房元齡杜如晦等短長必面折廷辯由是與執政不平乃出為襄州都督

高仙芝元宗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邊令誠每事規仙芝芝多不從

韋倫肅宗乾元三年自隴州刺史拜襄鄧等十州節度使時李輔國秉權用事節將除拜皆出其門倫既朝廷公用又不私謁輔國由是未行改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禦使

段秀實德宗時為邠寧節度都虞侯權知奉天行營事馬璘奏加開府儀同三司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韓白復生亦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使殺之璘決事有不合理者必固爭之得璘引過乃已

李晟每理軍尤惡下為朋黨相構好善嫉惡出於天性

裴胄貞元中為荆南節度簡儉清正時諸道節度觀察使競剥下厚歛製奇錦異綾以進奉為名又貴人宣命

必竭公藏以買其歡胄待之有節皆不盈數金常賦之外無横歛宴勞禮止三爵未嘗酣樂

張建封為徐州節度使貞元中來朝詔書蠲免百姓諸色逋賦帝因問建封對曰凡逋賦殘欠皆是積累年月無可徵收雖蒙陛下憂恤百姓亦無所裨益時河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徵皆中風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任左右胥吏決遣之建封皆悉聞奏帝深嘉納

吕元膺憲宗時為河中節度使時方鎮多事姑息元膺

獨以堅正自處監軍使洎往來中貴無不敬憚入拜吏

部侍郎

李鄘爲鳳翔節度使是鎮承前多用武將有神策行營

之號初受命必詣軍脩謁鄘謝恩日陳其不可遂去神

策行營字但爲鳳翔節度

裴玢元和中自鄜州節度改授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

使玢歷二鎮頗以清心苦節爲政不交權幸不務貢獻

崔從爲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時有權倖知帝意欲大

用從使人通其旨以要厚賂從終不答
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會監軍使許遂振悍戾貪恣干
撓軍政於陵奉公絜已遂振無能奈何以飛語上聞憲
宗初驚惑賴裴垍輩為於陵申理帝感悟乃除吏部侍
郎遂振終得罪
柳公綽敬宗時為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先
時神策諸鎮列屯要地未嘗受節制虜每窺間為患公
綽疏上其弊即詔神策諸鎮在其部者邊上有警盡得

聽節度指揮

康全藝為鄜坊節度文宗太和元年為右驍騎衛上將軍全藝平張韶之難以功拜鄜時理軍節費不交貴近竟以無助入居散秩論者甚惜之

劉從諫為澤路節度使太和九年李訓事敗宰相王涯等四人被禍時涯兼掌邦計雖不與李訓同謀然不自異於其間既死非其罪從諫素德涯之私恩心頗不平四上章請涯等罪名仇士良輩深憚之是時中官頗横

天子不能制朝臣日憂陷族頼從諫論列而鄭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

後唐張廷藴事莊宗統御營黄甲軍常在左右時皇后劉氏在鄴多縱其下擾人廷藴多斬之覩者壯焉

册府元龜卷四百六